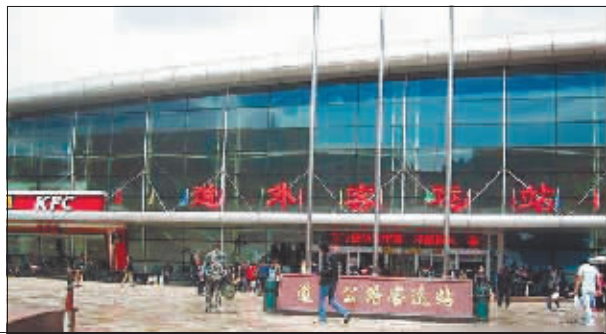


是道外客运站。
现今的天一街一带



百余年前天一街附近的南头道街。

道外消失的天一街 你还记得吗

“在哈尔滨，一提起道外的老街老巷，大家自然想到是正阳街（现靖宇街）、许公路（现景阳街）、染房胡同等等。其实，在位于承德街道外客运站的西南角处，百余年前有一条小道叫裤裆街，也就是后来的天一街，曾是哈尔滨最古老的街道之一。尽管这条街早已消失在道外区的版图中，但很多人依旧能津津乐道地谈及。

壹

从俗称裤裆街到天一街

在道外区承德街上有一座客运站，每天熙熙攘攘的人们南来北往，热闹非凡。可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却不知道，百余年前这个地方曾有一条老街名为天一街，也就是老一辈口中的裤裆街，现在客运站南门的位置就是原来天一街的位置。

据资料记载，在20世纪50年代前，道外区就有大小街巷百余条，其中延爽街、平原巷、裤裆街百余年前就有了，延爽街、平原巷平行并列，东西走向。裤裆街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，只有二三百米长，与上面几条街相交。这条街呈“人”字形，一些当铺、小店就在“人”字形两笔的交叉点上，小街一侧通往南头道街，一侧通往太古街，由于位置形状，像极了裤子的裤裆，便有了裤裆街一名。因裤裆街听着不好听，1933年改称天一街。

与天一街相邻的延爽街、平原巷、五柳街都是饱经风霜的老街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天一街的两侧居民多为山东黄县人和掖县人，这一带山东气息极浓，五行八门，三教九流，不一而足。那时的延爽街两边摆满了摊位，货品齐全，多以卖山海杂货为主，每到年节的时候，人头攒动，阵势不小。

水彩画《天一街上的水楼子》
王焕堤绘



贰

东莱派出所就在天一街附近

别看这条街小，还有着一段革命历史。1926年6月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在道外裤裆街建立了党的联络机关——哈尔滨书店，负责人是秦墨林，可惜仅存了4个多月就遭破坏。后来有好多老电影，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死证》，老版的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等都曾在这里取过景，现在我们想再看到天一街的样子，就只能在这些老电影中看到了。

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，哈尔滨作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，维持社会治安，保证人民安全，成了这座红色城市重中之重的任务。1946年8月东莱街派出所成立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设立的人民公安派出所之一。七十多年来，从东莱街到太古街，从小水晶街再到今天的大水晶街，派出所的位置一直在天一街附近，在老百姓的身边。地址一直变，但“百家熟”“拒腐蚀、永不沾”“警民鱼水情”，一直是东莱街派出所干好工作的传家宝。建所以来先后荣获“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”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”“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”等300余项荣誉。

在天一街附近还出过一位名人，就是住在附近东风大院的治保主任杨菊，她是一位和毛泽东主席握过手的先进人物，20世纪50年代她就开始从事街道治保工作和民事调解工作，当时是天一街这一片的治保主任，电视剧《无悔苍生》的女主角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，还有电影《她从雾中来》中那位一心热爱街道工作、挽救失足女青年的居民委干部，也是她的化身。她的事迹实际比电影演的还生动，1959年她被授予全国治保工作标兵和“三八”红旗手；1980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治保工作二级英模称号。

几十年间在街道治保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中，杨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，1989年11月23日67岁的老治保主任杨菊因病逝世。老人去世时，在街口的文化站礼堂举行了追悼会，花圈、小车挤满了小街，自发参加告别的市民有上万人，轰动一时。

叁

孩子们最喜欢老街的文化站

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这条街上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路北端的水楼子和路南端的文化站。水楼子周围是各种小饭店，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儿去道外新华书店淘小人书的必经之地，那时候的小人书，像《三国演义》《岳飞传》等都是是一本一本本地卖，具体什么时间卖也没有规律，于是我们只能一遍一遍地往书店跑，一遍一遍地问卖书的阿姨，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书店的售货员。终于有一天，捧着心爱的小人书，闻着水楼子旁边饭菜的香味，满意而归，那种惬意，这辈子也忘不了。

天一街南端的文化站和我更是有缘分，文化站是东莱办事处开办的街道文化站，是一栋小二楼，楼下左边是小礼堂，右边是图书室，小时候父亲常带我来这里借书。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这里的图书管理员，第一个职务就是文化站站长，第一个荣誉就是在这里获得的哈尔滨市先进文化工作者。

在这条街上，还有我儿时的玩伴、小时的同学，弹玻璃球、撞拐子、扎关刀、抽冰尜等都是我们常玩耍的游戏。由于这里离松花江很近，老道外的孩子们几乎无师自通地成了游泳高手，虽然那时的家长不是很溺爱孩子，但对孩子的安全还是很担心的，对游泳也是反对的。于是小伙伴们便偷偷地去，还自作聪明地互相打掩护。可是姜还是老的辣，老爹老妈把这些臭小子的衣服一掀，用指甲一划，一道白印立马出现，谎言败露，一顿胖揍在所难免。即使这样，也挡不住孩子们前赴后继地亲近母亲河，家长们到最后也只得睁一眼闭一眼了。

我的小伙伴崔世君的家就住在天一街上，崔世君的父亲是个耿直的老工人，像极了《人世间》秉坤的父亲，他家住的地方也像极了光字片，只是他家比“秉坤家”还要小，小到让现在的年轻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十四五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大大小小5口人。别看当时的房子小，老邻旧居的关系可是嘎嘎好。

记得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几个小伙伴去崔世君家拜年，老爷子坐在炕上，拿起一个小酒壶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口白酒说，你们是大人了，东北的爷们怎么能不喝酒呢？于是乎，我喝下了人生第一口白酒，然后像踩着棉花糖一样，晕乎乎地继续我们的拜年之旅。

这条街上，也留下了我很多的青春记忆。那个时候，朦胧诗极流行，我不仅抄了一本子的诗歌，也模仿着写了几首，送给同在这条街工作的一个女孩，后来，女孩理所当然地成了我儿子的妈妈。

肆

老街消失了 回味依旧在

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市政府启动了太古街一带的改造工程，多年来住在狭小空间的天一街居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，他们被异地安置在其他小区。当时异地搬迁还是新事物，再加上故土难离，政府和街道组成了工作组，最终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搬迁任务，后来道外客运站在这里建成。通过这次改造，曾是“断头路”的太古街直通承德街，同时拓宽了南北两面的新风街和水晶街，这里的路况大为改善。

随着太古街的贯通，具有百余年的历史的天一街（裤裆街）连同延爽街、平原巷、五柳街等街道，永远消失在道外区的版图上。然而，这些老街对哈尔滨城市的形成、发展所起到的作用，她曾经的繁荣和沧桑变化，还有挥之不去的琐碎记忆，依然让老哈尔滨人津津乐道。

作者简介

尹昱，道外区委统战部一级调研员，热衷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，喜欢旅游，喜欢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多篇相关文章在媒体发表。

除署名外，本版图片由王铁提供

